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二十九至三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文憲集卷二十九

明 宋濂 撰

辭凡三十八章

思媺人辭 有序

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歿始餘百年而其學殆絕濂竊病之然公之所學弗畔於孔子之道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鄉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有曠百世

而相感者況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聞而知之盖必有其人矣托物引類作思孅人辭辭曰

惟孅人之惜嫮兮賦婞質於自然修蛾規而凝黛兮愽目轉以成聯妥鬟髮而如雲兮靨輔巧以承權纖腰秀頸若鮮甲兮容都曼而體便娟寶璐縈而右繞兮桂徽隋以半偏懸明月以綴佩兮錯木難而傳冠向瑤臺而徾步兮意憺静以貞閒宓妃之倫折芳馨以相遺兮復溶與乎江干勢翩翩其褰舉兮若游龍之在淵胡人間

不可以久留兮遂淩步乎高寒馮道紀以為御兮鍊天和而為殞徑驅馭於陽陰兮時上下乎星辰歎予生之何晚兮不一覿於芳儀念婞嫭之鮮雙兮遡廻飈而曾思歔欷愁悴而委情兮氣滄滆以如炊道茍可以逞之兮視萬里猶門墀登嶇嶔而騁望兮正晨旭之蒼涼氣曀豁而閶闔兮莽山川之縱橫樹輪盤糾而柴㢠兮蹟艸蘴靡以相望豐狐思羣而永嗥兮交鷂慕類以徐翔企精爽之不徠兮空雲龍之將將褰侘傺而望絕兮矐靈

胷其西藏降崇丘而臨曠野兮循故轍以東歸向闌楯而徙倚兮境外嬰而愁內滋新蟾皎以出天兮想纖美之曲眉繁星爛而成文兮懷繡帔之陸離蒼灝霏落而無滓兮思玉體之弗緇拂蘭袖而起步兮復經緯乎穴庭苦鴻鴈之靡靡兮獸羽蟲之蕘蕘撼户楔以悲惻兮惕厭容而弗自勝轉曲牖而入堂壇兮忰獨坐對乎華鐙鐙影搖曳如鳥擅兮象中心之靡寧寒尨狺狺而競吠兮耳恍聞於跫音疾倒屣以啟闔兮颸闞薄於楛夲

縹綿綿而莫抒兮托幽寄於瑤琴琴聲咽而思深兮類孤鶴之鳴陰旻冡嘆以將闌兮斗杓旋而向東舒枕衾而就榻兮期夢寐以潛通精氣注以弗釋兮橋有物而衝中息纚纚以方微兮魂翕翕而上征造旬始而謁太儀兮羣靈繽其若蘩氛旄溶以隨猋兮鳳旂沛而嬰空馭象車而秉虯節兮鞭列鈌以斥豐隆豹貙熊幨聿皇以奮兮穋流紆譎欝以相蒙左撝右衝動以綳猭兮倏胂倩淛雲滃而雷舂甶穴幡纚泊以岈歙兮吸嚊潚宰

譎以蒙鴻穆眇眇以前邁兮翩紛紛而弗止莽冥冥以無垠兮勢皇皇而披靡超氛埃而淑郵兮竟按轡乎未陵長麗舉躅以向日兮有赫赩之華文揚芒熛以上猋兮築重離之丹門炫赤玉之寶章兮列八龍之威神欻東逝於蒼極兮青琱紛其並迎羣神衎衎以方饗兮奏靈和之鳳笙四酎芬而凍飲兮暈玉色而帶赬昇素威以升皓宮兮盼四極之浮浮蓐收顧余而破顏兮錫鏤瓊之華鉤謂貞白以自守兮合左契於伊周折寒門而

燭玄冥兮朔颸颯以吹衣有夫玄巾而撰甲兮握靈它
以為驅重陰沍而未啓兮肅玄氛之幽幽四方非不可
居兮悵所思之莫余都馳兩轂如飛丸兮又滔滔而遐
逝靈氛告余以吉故兮子何為兮獨悲若彼中天之有
居兮隔人世之風雨吾將導子之一至兮庶弗愆於恒
素恪忽荒以從之兮駕剛飈以徑度匆肎光炎之炘炘兮
緂纚鬱決而不可正視琱甍形榏屹以上起兮瀏溢弘
惝雲譎而波詭連卷欐佹杳以軋芴兮歲𩳐幼眇矗以

高峙中洞房之沕穆兮乃孅人之攸居使昊姬為予通訊兮儼再拜乎堂垂胥朱扉之洞開兮移玉趾之委蛇珠明玉潔不足以為喻兮光照耀乎東西吐芳辭以若蘭兮意勤勤而告余曰皇降靈兮昭質弗沫毋染爾穢兮眛厥施紉葯襦兮曳茝茀結蕙纕兮張椒幃兮桂漿兮嘸蓀蘪索胡繩兮畦揭車集衆芳以逺蒸兮羌郁郁而斐斐余俯首而敬聽兮書翠紳以自規海色動而報曙兮陶去幽而開寤雖嘉辭之盈耳兮邈若人其何處

遂捫膺以沉思兮顝獨處而綠戾也誠因言以會心兮將神交於千載也亘天地而無初終兮惟我民之秉彝道弘敷於上下兮必有人而繫之往者固不可作兮幸方冊之昭如日參驗於厥躬兮若面命而耳提跛鼈之嬰姍兮固難齊於六驥能孳孳而弗怠兮亦千里之可至余雖質[illegible]而力單兮敢不沾沾而奮厲帶鉤矩而佩衡兮撤部蒙而袪罻期有形以必踐兮始俯仰而無媿縱不得媺人以與之游兮又何異同功而並世予既為此辭嘗

録一通寄王子克子克蓋有志同予學呂者書以識之庸俟異日各考其學之成也

青山辭

青山崔崔白雲溶溶我疑其中仙人所宫風馬雲輿霓旌羽幢游行太空翩然相從望而不見使我心冲我本金華牧羊之童口誦蘂笈有聲如鍾震撼岩壑無礙不通謫居下土黄塵濛濛五色之文布满西東秋高露清陟彼危峰呼吸元氣精神内融嘯傲萬物後天而終

雲中辭 有序

黃嶴有奇士曰許君弼其字廷輔治周易熖然以文名
會天下紛擾輒被鐵衣操地矛集兵以禦寇尤能挽强
命中衆初弗信君設王鵠一百八十步外挾弓矢以往
轟然一發輒中之乃皆歎服由是多驅馳戎馬間及天
兵取台州四方次第平大興文治建科目以取士君慨
然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起應書鄉闈遂取浙
江第二名君文解去通判汚陽府劇煩劇如庖丁解牛
恢恢乎投刃而有餘地已而復慨然曰予家之東有委

羽山其高摩天委羽之下又有桃山焉羣峯相與回環
日未出常有雲氣起其間縹緲輕盈如煙羅綿籠草㟓
谷如翔如舞絕可愛玩有時下覆欄宇覺此身飄然在
雲之中恍欲逐黃鶴仙人吹簫而往來也第以君恩未
報不敢决去他時髮種種當掛冠而歸與雲為朋姑以
雲中生自號盖以表其志云夫雲之為物出乎太虛歘
然而有忽然而無其變幻有不可測者當長空晴妍紆
徐其興結而為祥𩅦散而為綺霞其文采郁如也及其

黤黮鬱勃錢馬長驅雷電為之恍惚而甘霖注焉嗚呼
雲哉何其有類於君也然非雲之類君實君有取於雲
也樂繁華者贈芍藥以相娛務高潔者貯秋菊以為糧
物何嘗有心而人自强同之爾予方與君談雲中之趣
君忽昂然而來顧予言曰竊知誦子之文久矣盍為賦
雲中辭乎予聞君襟韻洒落得喪一歸於天故其顏四
時無憂色其號為雲中也亦官為之辭曰
委羽之山兮雲溥之勢輪囷兮復崚嶒膚寸而合兮既

合而復離不崇朝兮雨渺瀰渺瀰兮雲之歸玄功泯泯兮邈難知嗟爾雲中之人兮胡不爾思或出兮或處兮恒與雲以相期

協晨中寥辭 有序

鬼谷仙人畫列禦寇御風圖以獻其師四十二代天師真人真人號沖虛子而唐封禦寇之號實曰沖虛此其圖之所以作歟瀟窵觀之髯松奮張有風泠泠然起於其中霞光發舒閃鑠無定禦寇方乘飈間旋龍裳鸞帶

凌亂不可止遥見神仙隱起大瀛海上旭日一點如火
海濤噴薄迎之濺沫而舞珠景物遼敻令人情塵銷寂
直超鴻濛間嗚呼仙人之畫奇絶矣盖以娩真人非果
在於禦寇也真人或飛肺上謁太清排空馭氣靡所不
之將真人之似禦寇乎抑禦寇之同真人乎是未可知
也濂因造恊晨中寥辭一篇真人或咏於淵精之區九
都衆真當有彈八瓊太璈来和之者庶幾後天而終可
以凋三光者乎至若禦寇寓言旬有五日而後反者微

旨已備見其書茲可畧答云辭曰

帝青洞真陽太飈恒欝敷凝神歘上征行與灝氣俱飛輪入溟涬九光開翠斧腰佩白琥囊吻鷹紫琳腴曲龍有文人持節下明都授以八辰秘攝御萬象初陟彼方文臺大招許瓊暉廓落黄演炁陽堂明梵樞開明戊巳功玄契曲晨機羲娥俯倒景流光駐熙夷靈闕動千載視之若斯須稽首方諸君同餐燕胎之請授長生籙萬劫以為期闕

予老矣諸書皆失此卷雖久留齋中不克題今日退

朝稍早逍遥禁林凉颸飄飄然吹衣神情爽朗若憑虛而行歌天上遂濡毫賦此他日煉丹仙華山九轉成功當與冲虛神游八極握手一笑何翅三千年也

碧嶐亭辭 并序

瀌與太常卿魏觀先生游甚久知其為孝敬之人也先生間嘗来謂瀌曰予家鄂之蒲圻蒲圻有山曰蒲首焉巉然而起如雲蓊翠嶷蕩摩空濛間對峙雙石楹直上如笋中敞碧崖千尋嘉卉靈草雜被之紛紅駭緑儼如

圖畫中我先人愛玩而不忘曰支筇步其下或濯纓澗底或咏詩坐盤石上或望雲出沒崖谷悠然而忘返遂因以碧崖自號時移事遷層崕絶壁雖蒼然不改於舊而先人則追逐羣仙於風馬雲輿中弗能一見之予每過其下不覺潸然出涕故於宦游所至揭碧崕之名於楣間所以志之志之所以思夫親也雖然名之固寓也而言之則尤寓也曷若親履其地而求先人之遺跡乎當今聖人在上方以孝治天下他日幸遂歸田之請築

亭山麓仍以碧崕名之當風日清美與二三子游其間指而言曰彼清泉瀏瀏而斜出者此先人濯纓之處也磐石纍纍而可坐者此先人咏詩之地也崖谷沉沉靈氣之宣通者此先人望雲出沒之所也一俯一仰無非精神之參會非惟慰其遐思抑將藉是以勵夫所學期克肖乎先人予雖耄矣此心不敢忘子幸爲辭刻諸亭上何如濂曰傳有之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古之上聖猶若斯況下於此者乎人子之於親遇事觸

物無有不可感勵者况親之昔日所游歷者乎斯亭之
建當與甄氏思亭並稱其視崇臺芳榭以騁游觀之娱
者果何如也若先生者豈不為孝敬之人哉先生字杞
山覲其名也學問富而德行修踐揚中外其善政蓋章
章云辭曰
崖之雲兮英英其升崖之木兮欣欣其榮悵仙人兮何
之颷風薄而上征豈降精而委祉兮發為休徵三秀之
茁兮膏露之凝眇長思於無窮兮視一息於千齡金可

銷而石可泐兮又焉能奥吾之精誠

著存軒辭并序

瑞安裴中季和以學行推舉典簿成均扁其軒居曰著存不忘乎親也御史中丞劉君伯溫嘗為賦詩以寫其情予復師伯溫之意演為琴操三解使季和援琴而鼓之琴悲而不成聲聲信不能成也嗚呼孝子之思親果有終極否乎其辭曰

人孰無親兮我視歸于黄土六合之間兮莫過我最苦

風獵獵兮成音雲族興兮晝陰我親何在兮涕泗霑襟我親雖死兮我心不死閉目則見兮威儀孔邇何俟嘗祭兮始如見之彼蒼者天兮悠悠我思求親冥茫兮曷求於身我身即親兮一體之分戰兢保持兮厥德維新毫髮不敢忽兮懼傷乎親上愼旃哉兮此謂著存

孤憤辭 并序

中州人士有無罪而被廢斥者識與不識咸寃之瀌因

本其志為著孤憤之辭使世之用法不慎者讀焉其或知所懼也夫辭曰

哀予生之匪淑兮耿鬱紆其誰語恐此心之難白兮假微詞以自吐曩有志乎學古兮指前修以作則非秋蘭奚敢紉兮非申椒吾焉食仗所履之正直兮謂無施而不可悲世塗之嶮巇兮智獨中茲危禍胡萋斐之小文兮竟成之於貝錦剛指方以為圓兮揆人情為已甚伊翩翩之公子兮余素得而友之握手以示肺肝兮若斷

金而弗疑何中心之多變兮一旋踵而弗予識既擠予
於坑穽兮復彎弓而下石汝面目之無怍兮曽何謀之
弗深縱禍于其呂傷兮吾懼戕汝之良心覩日月之光
昭兮聞雷霆之隱耽予固不足畏兮汝寧不畏于天天道
微而難索兮斯焉足以責汝彼黄鳥之嚶嚶兮猶求友
而弗止將七尺之美軀兮乃一禽之不如予固約結而
罔措兮又為汝而歔欷嗟受命之偃蹇兮豈獨汝之為
尤蛟龍鬭於深淵兮寧無損於鰌鰍汝雖不我陷兮予

安往而逃囚唯飲泣而無所訴兮傷予罪之不當蒼天之至明兮獨不鑑我之幽枉（叶於良切）皎皎之白璧兮僉訾其為燕石也纖纖之素縞兮反謂其如玄漆也欲力詆以深文兮其奚患於無辭咎繇之不吾出兮眼有淚而誰知誓剖心以自明兮念父母之所遺苟雉經於溝瀆兮慮君子之見嗤夜漫漫而不旦兮悲風颯其四來秋蟲響於空堦兮似助予之悲哀六合之至廣兮寘一身而無所魂怳怳若有忘兮雖生存而如死昔公治之所

遭兮夫何有於不仁在縲絏而非罪兮亦魯叟之所稱果自反而弗疚兮縱遇辱其如榮浮雲過而日潔兮春冰釋而水清外累不足以為懼兮懼吾德之未明意欣欣以超絶兮振冠纓而起行取瑶琴以彈之兮有和衎之新聲樂天命以自度兮究年歳而不再更

李都尉字辭有序

皇上即位之九年以順徳公主下嫁於太師李韓公之子駙馬都尉祺初祺小字為緫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

翰林諸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既而子祺請曰祺之名實定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余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勲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决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賛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為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鄧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連姻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為上公之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為篇章動有意

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又難能也祺之為義為祥為吉

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為字實宜雖然尚父有云敬勝怠

者吉比守位之事也敢以為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

時丕走運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既帖乃戢干戈執政

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非以大國丹書金券俾首百

辟彝則崇侯職則太師左右天子以鎮四夷四夷既安君

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崇覲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師之

子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侃侃都尉不自矜伐
文駟錦衣其儀既都出入金門不敢笑譁躚躚公子交
趨競諾都尉昂昂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為祥祥則
既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吉爾克
敬庶民不敬且瀆乃家況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
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
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
順爾克敬矣罔弗威矣爾之祺矣罔爾違矣太師之勅

山崇川長敬哉勿忘以繼耿光

馮擇善都督字辭 并序

自昔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略之士生乎其閒以備其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既定爵號之隆冠于當世褒寵之澤流于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陽君臣同休盖蔚乎其盛矣今上皇帝龍飛江淮光啓神祚于時文武才俊鷹揚虎躍或秉鉞出征或執筆帷幄卒多江淮之人論功剖符公國侯郡者以數十計若

郢國馮公其一也郢公定遠人初從上為帳前總制親
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不幸早卒及上即位追爵為
公命其子誠侍青宮執業讀書及誠既冠三擢遂僉大
都督府事而誠之季父初襲郢公職累建大勲亦啓封
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樞府敏事慎職為上信任天
下榮之誠篤好問學能為詩章以嘗受學于予間来請
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義願有以教之乃為之辭曰
江淮之間真主生焉乘風附雲寔惟英賢侃侃郢公熊

虎之姿大劍良弓指麾義師孰與其才不賦以壽騏驥
萬里償于中道壽雖不延有弟克膺有子克承以宏厥
聲烈烈宋公為郢公弟惟都督誠又克為子為他人子
名實易稱保國承家厥惟難能上則天君下有衆庶苟
弗以誠曷以宅位惟誠之德貫通于天何感弗應何欝
弗宣天以至誠庶物乃育三光無愆四序靡瀆苟或不
誠宜暑而寒火其怨嗟歲功斯瘝況我伊人不誠其可
矧爾世臣爵祿是荷爾或不誠民胥爾尤誠而無擇為

僻為謬古訓孔多維人攸踐我將曷從維擇其善惟忠與孝則允蹈之維悖維惡絶而弗為蹈之匪艱服以悠久木升川增山立海受既擇衆善乃立爾誠乃保厥家乃篤鴻慶以之事君為臣之良以之立身為邦之光匪光于邦丕爾先人郢公有子聖主有臣

張孟兼字辭 并序

國子録張君生於歲戊寅正月六日以歴推之是月九日始入春則中氣猶居丁丑年之冬其大父府君因以

丁命名張君既長閒人先生字曰孟兼兼者何謂臨二歲之中也夫丁在十幹為火戊則土也火為文明之侯非不燋然有光必變而為土然後生物之功遂張君以辭章名世今將刋其華而食其實乎雖然丁離象也戊坤象也離上而坤下於卦為晉彖有之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張君又將自此而升乎方今大明御世治具畢舉張君益昭其明德發為人文以黼黻王度物有不資其成者乎是則兼之之義已或謂殷人

尚質多以十幹名其與府君之意則夐然殊也張君浦陽人有學行與濂為同門朋辭曰

戊為子丁為父火得為土百物之所祖能兼之道為伍

趙廣字辭 并序

浦衲趙志道氏衣冠之望族也有子曰廣來求予為之字予謂廣之文從广從黄广則因厂為屋象對剌高屋之形而廣則諧聲也許慎以屋之大者為廣實有容受之義焉請以子容字之何如志道曰善矣乃為之辭曰

人之隘也爾則廣之人之拒也爾則容之惟廣惟容吾將見爾德之豊

鄭仲貽字辭并序

詩云倬彼雲漢貽回于天說者謂雲漢天河也夜晴則天河明其光隨天而轉也雲漢然矣揆於心之靈明其有弗同者乎予友浦汭鄭君以漢爲名内翰柳先生字之曰仲貽閒来徵予言予聞制字必有祝於是稽諸詩義而補之以辭辭曰

五禮攸建冠為之先備物祇事無一或愆筮期宿賓列
器布筵弁間皮爵裳錯黃玄組纓屬缺韎韐用延尊甒
有禁柶觶斯甒離肺克昌乾胏賓籩嘉爵既祭工祝乃
傳造字命辭厥義則宣維天有漢灝氣成川衡角奠軫
貫乎宿躔夜騶既斂若練在縣隨時運行素色連娟徵
諸人心同此皦鮮森列萬象徧燭八埏出王游衍與天
周旋有嫩鄭君世胄蟬聯十世同煬義聞四傳君賓纘
之僉曰象賢圖之田之家政爾肩泰之貽之先緒愈綿

惟廉則礪惟温則瑄處乎正中有赫其平漢名昭字佩服允堅一理是循顧諟匪偏相彼先民日夕乾乾一事或悖六鑿相挻君宜自勗弗懈益虔器服有銘在古則然敢補祝辭以代韋弦

黄瑄字辭

宣之為文上從一而下從二從囘乃取風囘轉以宣通陰陽之義尋復借為布為緩為明為徧不一而足若加之以玉則又為瑄蓋玉則象形宣則諧聲也爾雅云璧

入六寸謂之瑄漢代郊祀則有司奉瑄玉而瑄又通作
宣然則瑄玉者亦玉中之最貴者歟先師黄文獻公之
嫡孫名瑄瀛因字之曰伯宣且勗之曰天地之間貴者
為玉賤者為石石譬則小人玉譬則君子也爾瑄出自
瓊瑶之林人固曰此玉也非石也玉則玉矣曷益之以
礱琢之功乎不然則玉徒玉爾器云乎哉雖然器幸成
矣復局滯於一而未能無施而不當也瑄乎瑄乎其用
是而自勗乎嗚呼文獻公藏器于身出而薦諸郊廟非

特器而已也有如辟羨起度凡諸玉之用規矩皆自其中出爾瑄慎勿愧之瑄乎瑄乎其用是而自勗乎漁老門人也故於瑄不敢褒而敢箴系之以誦曰

璧大為瑄孚諸石乎尹夜氣吐秋魄薦郊奠廟神鬼格其儀夐出犧與帛嬔義配名到幽賾爾性爾繕靡朝夕予言服膺宜無斁

臧士幾字辭 并序

臧君哲字曰文濬容人也以儀曹屬時詔為司隸然其

為人秀頴而嗜學賢士大夫愛之頗謂其名若字皆威德事殊非所以自稱盍更之君來請於予予摘程子哲人知幾之義字曰士幾幾者善惡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歟慎之如何曰誠而已矣作字辭辭曰

心神變化乘氣機弩牙既幹鈞石隨或黑或白迺異歧君子防之樹城碑嚴以金鼓列旌旗百體從令志則熙尚慎旃哉無殆而

黄仁淵靜字辭有序

建安才俊士曰黄生名汶仁負超羣之資朝出受易於
部使者陳孟龍至暮抵舍復質所疑於仲父居德亦竒
男子年十六時中私試高等諸老生不中譁于庭居德因
請面試上官前譁者執筆不能下面頸發赤以出以故
生内外皆得師學之日進如水湧雲集洪武辛亥秋有
司賢之以生名上福建行中書試藝棘圍八府之士充
貢者二百而司文衡者又前進士林以順吴尚志郭麟
江惟志也取舍甚嚴或懼不獲在兹選及榜出三十人

中而生名居其四遂為易經諸義之冠生之年始弱齡

耳明年會試南宮銓曹急於用才不俟再試擢奉常贊

禮郎階入八品有職之士無不為生榮雖余亦愛生甚

時以問學爲之生因執經從余學間拱手而言曰仁初

名文仁有司援例以文犯固西伯之謚加水於其左及

解名上中書吏以白右丞相汪公公曰仁之義甚弘無

所不包其可冠以汶字乎宜去之先達因取魯論仁者

靜之言字以淵靜願先生詳發其義嗚呼考亭朱子釋

此至矣余何以言為雖然不可無以荅生之意生之賦資固超羣而求仁之方不可不力也為序其事而申之以辭曰

仁體凝重屹弗遷振古雄峙如山然生意周流踵至顛一息有閒用則愆爾生心澄靜若淵萬象森列具不偏返觀冲漠無後先其機或動夫發紆雲行雨施出自天神功不宰超虛玄全體大用昭以宣上師周孔下淵騫縱不及聖肯下賢流光不駐若雷煽生其夙夜加勉旃

張育字辭 并序

古者冠而字敬其名也三加之後必爲字辭以祝之或稽於經或據於史凡可以繕性禔身者無不可也由此觀之非惟敬其名抑且以敬其身能敬其身則成人之道具矣姑蘇張君芸已敦實有學之士也嘗名其子曰育又以繼孟字之盖取書大誥之義也雖加冠於首而未有爲之辭者請余補之余雖弗獲從大賔之後與聞酌醴之事然與芸已友也輒陳所見而告之其辭曰

冠禮之重為敬其名苟非其人禮弗虛行伊張氏子世傳以經名子曰青厥義則宏吾為爾陳聳耳而聽有法於先爾基爾楹有畱于前爾播爾營勿違厥時必將必迎勿閼其成載屬載興茲為善繼父事是繩前者有作後或匪承此謂悖則溺於淪冥規既我蹈矩復我程此謂順德令譽日增二塗之間美惡所形擇善固執弗撓而傾況爾秀穎如稼之青翹然獨異如木之榮棟梁斯任倉囷載盈上慎旃哉學惟孜孜余言止矣爾其服膺

王宗器字辭 并序

王生璉字宗器其先太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沉凝而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三旣上南宮未試皇上名見便殿親命題賦詩詩成稱旨擢史館編修賜以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翰林老臣爲師同時而進者凡十又七人車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劣日命光祿寺給膳羞酒漿每當食青宮曁親王迭爲之主而璉等侍飯於左右冬夏

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頒盖不一而足近又使璉攝御史廉察河南廹歸奏對益稱㫖上悦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材也其期望之重如此璉甞從余學故來以字辭為請予因序璉遭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璉能聽之必上不負於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宗廟之器貴盛實殊夏有四璉殷稱六瑚周云八簋異名同符其貴斯何珠玉為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嚴奉

明禋神鬼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三卿文章外見以言語稱汝器見許載諸聖經今生既長局度純亮發為辭章大河奔放器宇連名父師所望出逢盛治講學禁中天日照臨以煦以融以達其衷用廓其家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備矣蚤夜孜孜唯道是求矣豸冠巍峩巡行洛河貪夫夜逃良士笑歌君子之為君子之多學無止功非晝斯善辟彼行塗足不留跡百里至千所見逾遠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筌罔為鏞豆難充簋規

模畢狹世則病旃德藏于身動無不被厥用能周由體斯具生尚勗焉庶幾不器

王生致速冠字祝辭 并序

虎林王生其幼也父命之名曰驥及年寖長加元服于首大賔字之曰致遠盖取梁徐勉所謂人中騏驥必致千里之言也按説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其字從馬冀則諧聲夫千里馬不常有以謂世之奇才亦未嘗數見也以生名若字觀之則父師所期望者不亦深且長

哉予雖不及與聞三加酌醴敢抽蕪思而弘敷其義生宜聽之毋忽其辭曰

古者體物取義孔殷麟紀其瑞鳳揚其文表厥茂實載敷清汾其一惟馬之族本非一類八尺為龍千里曰驥因生有別挺材見異其二伊驥斯何墮地不毛虎文彪炳龍骨陂陀天機超騰絕塵飲河其三當其奮飛神行電逝若滅若沒一日千里晨蒸脯越視同游戲其四誰其似之渥洼之姿肉角飛黃逸氣纖離天閑翱翔玉臺裴回其五奚

宮善馭是澡是拂秣以美薦飫以香粒筐莒屋溲廬無弟及其六物尚有恣人胡不如天賦權奇孰不自擄口噴紅光長鳴九衢其七豈無王良俾其振迅未必鹽車能厄神駿三蕞五駕遇者誰問其八生游藝府逸思超群翦水為神製霞作文亦既應書名達帝宸其九侍禁落王出入禁籞宮袍時頒太官致饌寵賚之隆揆古無愧其十以利天下易經有辭取譬弈䟶漢詔以之任重道遠生寧弗思其十一曷以思之朝夕兢惕匪力是矜所稱惟德予言非誣

勗之無斁 其十二

宋惟善字辭 并序

宋氏自京兆遷汴又自汴分遷吳興虎林虎林有名善字惟善者實承其後吳興則再遷金華而予之遠裔也予與惟善為同宗予侍講禁林日惟善以學行貢諸朝皇上親擢為給事中朝夕在帝左右時被顧問恩寵有加焉已而兼靖江王府録事擢監察御史改知濟寧府未上陞參山東承宣布政司政事予與惟善為同朝瀕

行惟善來言曰善以字辭爲請已二年矣叔公文墨之
冗日弗暇治因未敢累執事今將有遠行叔父寧終靳
一辭乎予笑曰惟善通書工辭章經緯叅伍爛然成文
持節行州縣彰善癉惡又惬乎物情是文學政事舉
勝於人縱予有言将何有裨於惟善乎惟善請之益
力予不能牢讓因稽其命名制字之義綴之以辭辭
曰
陰陽迭運道寓其中繼之者善性成乎躬其善伊何

化育之妙陽行陰具萬理樞要是曰天道體用弗遺式

昭化源用樹學基有偉君子夙著徽美內功既加外閈

益修積久發弘上簡帝衷峻爵穹官日致顯融君恩如

天無不覆燾昧昧思之非忠莫報往佐方嶽審其政機

大見設施春煦秋威孰滯盡疏孰蠹盡剪孰才盡登自

邇及遠此非外鑠實善之推成巳成人庶其在茲我著

我辭徽厥名字揭諸座隅以示箴史

補張馮加冠字辭 有序

瑞安張生馮宋金部郎中聲道諸孫也以文學薦於朝擢奉常贊禮郎奉常所典祀天神饗人鬼祭地祇之禮其責任為甚重馮能周施佐助而無越禮愆度君子稱之馮當冠時大賓字之曰子翼而未有造祝辭者邇來監祀廣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黄君子邕嘗為推説字義而序之馮事予頗謹間復以祝辭為請予按士冠禮載其三加之辭甚具辭古也而字説則令也予雖不敏弗能從大賓與聞制字之義馮之意難固拒也遂黽勉

以補其辭辭曰

冠而有字爲敬其名曷爲敬之期學之凝學將焉施莫重夫祭大嘏之受因神所致孰有賢行愼擇爲尸豫撰厥凡庶堪憑依豈惟佐食宿有命戒皇尸戾止益虔弗懈偘偘工祝左承右趍既贊道之復扶助之憑之謂何如神斯據翼之謂何如鳥展翅百靈繽紛儼乎若臨洞徹上下精白一心詩咏卷阿歸于孝德放諸四海準是爲則爾職贊禮陟降廟郊周折圓方弗僭絲毛非志之

醇疇能及此宜勵其功慎終如始自此而推泉達火然孝親忠君其道一原内涵外充壹循乎敬大本既敦末罔不正爾有長才發軔在兹何遠弗届何福弗宜探名索字孳孳不已賢亦何人希之則是

鄭氏三子加冠命字祝辭有序

浦陽孝義之門曰鄭氏其十世之長仲德甫筮得柔日宿余為賔將冠其從子木杲果余親與之周旋降升以成三加之禮於是稽名定義製字命之夫平土有叢為

林因字木曰叔林日在木上爲杲因字杲曰叔昇丈夫致果爲毅因字果曰叔毅命己遂通祝之以辭辭曰三加三醮既備禮儀胳告爾字各宜聽之木從地生含和茹茲孫撐非貴叢生乃竒蔚若鄧林陰陽敲虧欲搆清廟掄材實宜毋學樗櫟擁腫離疏爲世鄙賤工師莫窺木其朂哉夙夜充治杲杲出日新陽則微及昇扶桑其光陸離嬈諸靈扃皦然弗緇犀昏既斂洞察毫絲毋若小夫中霄而趨擿埴索塗陷於涔潬杲尚朂哉賢哲

自期人之立志樹德為基唯果而毅篤行不疑譬之大將建以鼓旗奮予爭先矯亢欲飛毋習巽懦如腊如韋閑過罔悛媕婀委蛇果尚勗哉振厲有為爾三子者勑勑以思彼蒼者天體物無遺或出或入靡不爾隨尚游爾心一髮不私履善蹈道君子之歸苟務口耳言從行違奚翅猜禽安於鬚眉世之恒流父子異炊脫有不善衆方見嗤況爾旌門十葉聚居名播寰宇彤筆所書尤當戰惕若臨險戲遵厥祖武全其秉彝羣翔于堂東墳

西箎獨行於庭左矩右規庶幾無愧七尺之軀予年耄矣百艱備罹涉事既廣理能真知諄諄爾誨辭肯貢諛請書座右視如嚴師

鄭柏加冠祝辭有序

浦陽江上有旌義之家曰鄭氏其子姓多從余游有名洧者執經為最久近又携其子柏請曰柏加巾將賓字之曰叔端而祝辭尚闕願先生追補之余聞記禮之家以竹箭有筠松柏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

改柯易葉盖喻人之得禮則内諧而外無怨旨哉言乎今柏之門内外邕穆且十葉聚食矣非禮有以管攝之惡免無乖盭哉夫端者本也釋者謂四物最得氣之本用此而不變傷以端爲字配名實宜於是申之以辭辭曰

齊家之道人情爲田修禮以耕耒耜用宣嬯其蕪穢灌以淵泉時功既施遲彼有年逮其大備食之肥鮮稽類取譬栢號最堅暨于松筠同得氣原青貫四時柯葱葉

羊外柔內澤本固末綿我挈其綱物莫敢先籍禮為政
孰謂不然民則底定天和斯全擇回增美植正斥偏情
通上下曽無間言揆諸稼事理不少愆爾生鄭柏紳緌
蟬聯由禮達義世已十傳煦然春温嘉生縈斛旌書煒
煌降自九天爾生已冠學維箋箋朱屋漆髹玉潔珠圜元
賔加布三祝于筵取端配名最爾致虔當為巻曰與欝
囬旋勿隨鮮葩衒竒競妍此謂敦本確執弗遷循名責
實夙夜乾乾祝辭止斯爾其勉旃

補臨川危安子定加冠祝辭有序

冠者責成人之道其禮自天子至于諸侯卿大夫士各有隆殺之節儀文雖已失傳唯士冠禮獨存告廟筮期宿賔命賛弁有皮爵之等裳有黄玄之錯器有尊甒柶觶之用㬎有乾胏離胏之實三加而彌尊制字以敬名其為禮甚嚴矣夫何故事親從兄忠君敬長之行望其有所成也古昔盛時以冠為諸禮之首者其職此之由歟自冠禮久廢風頽俗靡冥然夜行如擿埴而索塗君

子未嘗不為之永嘅也臨川危生安清敏好脩為文辭亦整緻可觀嘗從郡諸生肄業成均學士大夫多延譽之其師曾先生旦初為字曰子定来謁禁林求予為之說予謂字之有說說文解字備述之矣何假人言哉然三加成禮之後既命之字必造辭以祝之是猶可為也於是歷序冠禮之嚴定字代名者為甚重繼掇大學知止之義而申之以辭生慎聽之其將躋君子之域矣乎其辭曰

人之初生父命其名弱齡攸屆乃以字稱此非彌文實厚彝經四行之責用底于成其一爾生名安以定為字稽諸聖經敷列其義必先知止始奠厥志射有正鵠直趨而遂其二方其未定逐物而摇紛紜舛戾水湧風飄及既定只類鑒孔昭事至則應順而不膠其三曷為致斯因靜之故靜為動基理罔弗具辟地博厚發育萬彚區萌畢達隨風而布其四靜主乎內靈扃廓然靡隱靡顯隨寓而安天光昭煥人滓將刋漸獲所止斯不為難其五惟古之

學明體適用出輔邦家瑞若麟鳳逮求後世範㨾是弃誇多鬬靡有如聚訟其六昔我臨川學者所宗仰視陸子其猶神龍駕風鞭霆雨于太空被其澤者碩大而充其七憫彼夸毗以華喪質直究本心皎如出日微言猶存可以尋繹生居其鄉敢不自力其八爾生長矣燁如秀榮濯濯而明英英而貞從師受經啄其至精亦既有文五色交縈其九我後賔賛不與酌醴令補祝辭庸申規厲行固宜篤知亦須至安定其中聖域可企其十

東湖先生方君招䰟辭 有序

至正元年春東湖先生年過九十貌加癯而神益腴一旦合賢士大夫于庭先生被古冠衣出肅賓升堂已復揖賓咸東向坐顧外孫楊恒執豆籩乃從容舉觶而揚言曰老夫耄矣其去人間世不遠矣私自念陰陽之運相摩相盪而人實藉是以成形有生者必有死聚者必終散嘗昧昧思之上自頭顱齒髮下自肩髀腰膂不知何者為可藉何者為可恒乃欲長生坐閱世而不死

乎予每讀古書見所謂豪傑之士不可勝數或提三尺之劍擁百萬兵喑啞叱咤而江水為之湧起或掉三寸古高軒結駟游騁於諸侯之間亦足以懾强而下敵若而人其材畧雄矣其精魄勁矣吾將求而與之游則已蕩為飄氛而無致詰矣嗚呼世之人凡以有涯之身與無涯敵者皆可悲也是以榮啓期林類之徒有見乎此或被索鼓琴或行畦拾穗雖至老死不以戚戚少嬰其心予竊慕之甞聞古有虞殯之章盖君羣歌以輓櫬于塗與

其施諸死後之鬼孰若予親見之賢士大夫若不予棄宜賦詩以輓予予當乘安車而出使善音者道予而歌予且擊輪為節以應之是未必遽減於秦淮海也賢士大夫若從予言願舉此觶為賢士大夫壽衆皆曰然先生既行觶已又舉觶言曰賢士大夫固輓我矣予又聞古之人有遭讒放逐者或閔其䰟魄離散而不復還作辭以招之其人初未嘗死也予雖無放逐之憂而其精神皆已斁謁筋骨皆已罷憊顧未死耳幸未死有能辭

以招我庶幾翩然自適與夫既死而有靈亦御雲龍而
一下聽之又未必不𩥇然而笑也此非屬吾景濂而誰
為願舉此觶為吾景濂壽濂又曰然於是賢士大夫執
觶以酢先生且各譔歌詩一章以進濂因製為招䰟辭
云先生名冡字德載姓方氏越之暨陽人其行大畧見
於延陵吴公所著碑銘辭曰
䰟兮既徠毋遠征些上下八極皆幪冥些華山如雲倚
空青些下有芝房炳明靈些白間綺疏紫檀扃些銅龍

承樞吐赤瑛些繡帷高褰燿韜軿些綠虵銜轂若流星

些淳熬熊胹溢鼎鉶些狼臅凝膏如玉晶些九霞玄冠

五綵縰些麟衫麑裘光熒熒些珩璜合節鏘瓏玲些雜灑

巢和一齊鳴些沂昭飄殸喬發繁聲些趙舞激風宵霓裳

些秦歌嫚迴近懸瓔些室中百具無一不精些中天化居

能及此清寧些魂兮歸徠不越故庭些

哀志士辭 有序

奇俊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

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入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俊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一蹶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畧隸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

辛愿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羣書且善於文辭尤

以是非黑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為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脉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毛不相貸雖貽人怒罵不恤也性踈宕不修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衆雛嗷嗷張口待哺素負高氣又不能從俗俯仰其枯槁憔悴流離頓踣一假詩以鳴雖百沮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愿往見之獻能為設美饌愿放

笑嘆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嘗與老飢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襚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天生爾才胡不汝畀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微笱非吾有我敢采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腸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鳶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疑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𬺈達不羈好以竒節自許避亂入闗闗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從事史舘從事職名謂之書冩特抄書小吏耳汾素高亢不肯屈世乃令以斗食故人以府吏畜之殊不自聊舘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刋修之際汾在傍則簷縮慘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丘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坐曰看秉筆諸人積不平乃以嫚駡

官長訟于有司證左相半踰年不能决右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驅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恒山公武仙在鄧汾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叅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餓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忼慨之氣人以是稱馬辭曰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逴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書豈伊羣兒

所堪織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丘明雖鬼其文不死旣不我嘉覆謂我借我視我䘏有淚如霰黄霧四塞黒白誰分彩鳳無華山裡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昺霄字景玄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明絶人或戲取市家日歴鱗雜米塩者令讀之一過無脱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為最詳為人細痩似不能勝衣好横策兀坐掉頭吟諷幅巾廣袖談

辭如雲四筵聳聽喋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為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陋儒拘拘以簡為常目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廻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邃或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鬬靡一物不知吾儒所耻獨立千古上遡寥絶爾身雖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黙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録事不赴改東平府録事以勞績遥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巡行河南搒掠贓吏風采凛凛䝉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牛馬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

罪杖殺之老幼聚觀交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
相侯華卿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翰林修撰累
官大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元兵突入倒廻谷勢甚張平
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塡壓谷溪中不可勝筭諸將
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
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服入御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
文甚奇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
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

摧折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為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為三傑云辭曰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强將指出廵面冷如鐵霜簡所加邪蒿即折才豈止斯兵筭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牕式韋有髯如戟妾婦之為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無

人

雷琯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館調八作司使祁并州李汾與琯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琯往送之信陵携酒酹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陽夏以鞭擊酒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疋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奇才劒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抵關輔大軍長驅從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

陽三門析津至丕之源雀鎮凡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爇草敲氷煮以關輔大飢秦民死者相枕藉琯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予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淚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能聽琯去不知所之辭曰北風決決海水為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歌聲愈苦來自西北短衣疋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嗇莫聞知孰秉國鈞

我將自薦反謂我狂斥去如箭商顏有芝曄曄䅖䅖可以葆神可以樂飢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庶明我心

葉深道哀辭 有序

烏傷葉君深道字逢原沉確而有文生與予友也死則哀之以辭辭曰

綢山孤張華川潴水動溶漾元精煦嫗育商蟬聯為里望回臺有疏轅漕有猷效忠亮君出其後丕纘遺緒宜

姞熿胡為蹕延決瘍潰疹䏶難㢶長始知學優游厭飫
敢虛曠朝蒐莫﨑會其肯綮搕其肮業成弢畜如矢葴
箙弓入韔室廬栩然有衣一襲履一量不隨游塵上下
鼓舞相頡頏嗟予寒饉感今思古徒慨忼辟諸豫章絜
之百圍逢哲匠愧彼紛紜妄厠罍洗忝盆盎抽關啓鑰
浸漬薰蒸予償相天胡難知木邪制土病腫脹呭呶輾
轉晝夜變幻熱以瘡疾勢漸革魂氣隨風恣飛颺楔齒
綴足鬠笄纓中禮是傍善人宜壽卒就黄壚永淪喪相

此小夫露牙揚爪學豪放手足胡越豈知五倫為世
障胡不顛蹶反使亂真日趍妄嗚呼噫嘻君今逝矣予
焉仗制服緦麻存慕音容哭相向玄雲漫漫涼風蕭蕭
吹繐帳我詞之哀君知不知倍悲愴

蔣季高哀辭 有序

至正丁酉秋七月壬午濂畏暑被髮行青松間忽有客
自東陽来曰蔣季高氏歿矣濂聞已哭之哀哭已進客
問狀客曰前月戊辰季高以事如縣中已巳即有滯下

之疾晝夜之行餘百夊之熱發體中如火其兄伯康懼亟呼醫視之醫至脉已絶矣自己已至今月甲戌僅六日而遽至於亡滿閭巳復哭之哀乃尤天曰嗚呼悲乎不知何繇而天吾季高乎使季高其行負天地愧神明天之可也季高悁悁儒者非其道弗言也非其道弗為也言其事親則孝而恭處伯仲則穆而和交朋友則信而貞遇族姻則惇而莊接閭黨則恵而慈求其致天之之繇無有也今季高何為乃遘迍爾乎豈髙髙在上果不

可必乎抑其視夢夢不能別善惡乎所謂天道常與善
人其尚足徵乎嗚呼悲乎矜濂年二十餘頗嗜學聞文
懿許公弟子三衢方先生以性理學講授東陽之南溪
徒步往從之游先生所主盖蔣君子晦家子晦季高父
也濂因獲交季高父子門時季高尚未冠即能執經問
難進退雍容肌肉若玉雪可愛歲幾何既哭其父今又
哭季高焉則夫人世如傳舍者可不信乎嗚呼悲乎季
高篤意於學方先生既沒復負笈師事侍講黃公會濂

亦執洒埽之役於公門與季高交益密季高日出所為文皆雅馴可傳誦瀌甚敬之每一會繡湖上輙握手吐肺肝間酒酣氣豪競出慷慨背俗語季高喜益與瀌親季高善辯說衮衮數千言不休瀌不能屈每務力勝之於是各大笑而止且曰良會不可數一嘻笑一怒罵皆别後之相思當時出此言亦以為常豈知别後之相思者乃為死後之相哀乎心雖如鐵石其不為季高一酸辛乎嗚呼悲乎去年之春季高有書来曰東西二峴山

無君足跡十年矣縱不為吾行其可貽山靈之所笑乎
瀘方閉戸著書跬步弗妄出不及如季高言瀘所居實
浦汭青蘿山山中林樾蒼潤孤猿野鶴見人了無驚猜
意而梅花泉又極可飲瀘自念雖不能為季高往季高
清俊士折簡招之或可一來當共飲水哦詩或投壺白
雲間亦一樂也豈知季高遽棄瀘而長逝乎峴山之蒼
翠固在眼寧不對之墮淚如襄陽乎雖欲重登顧後瞻
前而季高不見又寧不為之感慨乎嗚呼悲乎季高之

太夫人年踰八十母夫人髮亦種種而三子方纍纍在疚長者僅七齡幼者尚居乳哺中惸然可念季高之死兩目能遽瞑乎嗚呼悲乎季高已矣瀘將摭季高羣行為書以信後世適有故未及為姑撰哀辭一通焚之於墓以寫中心之悲季高其能有知乎抑無知乎岱嶽可移瀛海可填瀘之哀吾季高者尚何時而已乎嗚呼悲乎嗚呼悲乎季高諱允叔季高其字也卒時年二十九

云辭曰

有木緌緌兮嗚呼將卺其葩兮嗚呼霜雪何爲兮嗚呼竟從而折之兮嗚呼天者不可知兮嗚呼千載之悲兮嗚呼

郭淵哀辭

郭淵字濟川六人唐汾陽王子儀胄也宋季羣盜起淵聚族共保若一障曰蔡堡六人依焉天下已定民爲占藉吏撓之民見縣有爲丞相客者無敢呵相教爲丞相奴淵謂民民賤生民也奴重人奴也使世世爲人奴與

王民孰愈民愧而止後樹吏吏務休息民而奴容困皆來謝曰微君幾不免大德末淮大饑淵作饘粥食之生者甚衆是時人多鬻子自救淵取困甚者假子養之十餘年皆為娶婦居數歲大穰一朝縱之曰若事吾良苦及時歸毋久留為也皆涕泣曰公生我今驅我安之願留終公身淵曰毋悲後吾子孫不肖將以汝為奴卒縱之人有貰酒飲西家者已醉而出遺所齎金于門淵適見蔵弆俟之明日遺金人從西家求金西家誠不知怒以

為欺求之急西家怒益甚其人困即欲自刭方争淵聞之遽出呼其人與之所遺金人皆驚始保蔡堡羣少年共劫一人將殺之淵呵曰此何罪至殺羣少年曰此疑狙伺為諜而將襲我故殺之耳曰吾所為相保以生誠惡死也今疑而殺人禍將及羣少年怒淵私計奪之力且追殺之乃曰吾代之贖何如羣少年喜遂免之後至昇昇市中有戴秬牧盤鬻於市者遇淵置戴盤叩頭泣曰今日遇公天也幸臨過我我有母皆願見公謝淵固

辭假以為誤去之市上老人歎曰世稱長者此真是耶
礽六界北邊民習兵少文淵與父諗以詩書俎豆為業
人慕之多化者至今六多儒淵既卒其孫言抱孝孝光
所造墓文請瀟哀以辭瀟未及為言客死豫章可悲也
始言與瀟游語及當世輒瞋目嚼齒語皆驚人聽者掩
耳避去及操筆綴辭則海蜃吐樓而芝輦翠葆隱見空
濛間可怖愕言誠奇男子瀟故删孝光文為辭哀淵且
附見言事以見可哀不特淵也辭曰

有開其先熙以中有紹其後又以彬何遏其施祿以屯

王季楚哀辭 有序

王仲淮季楚越人也其父艮甞檢校江浙行中書政成謁選京師時季楚年方二十餘請從行既至有多季楚才者薦其名遼陽行中書授季楚大寧路儒學正未幾以病卒檢校君哭之甚哀既請國子監丞陳公旅撰銘揭墓上復謂其甥方泗曰予深哀仲淮既不能壽而又客死其二子基始八歲埶始一歲傫然也仲淮有知其

能瞑目乎聞汝交友多能文盍求辭以哀仲淮且慰我

泗来為瀌言瀌竊悲之初瀌見季楚於泗家眉目秀整

每言輒牽引史傳幾若貫通者瀌方意其必進用于時

今若是世之人欲以智力相雄長而不知止者果何如

耶辭曰

冥冥玄化孰尸其權胡予其才而不予其年嗚呼

陳子章哀辭

嗚呼吾子章竟止於斯邪始予游學諸暨之白湖而子

章寳來予因獲與子章交當是時四方來者類多紈綺之子喜胠文繡以自媚人爭悦趍之獨予之貧短衣纔能至骭冷處前廡下四壁蕭然誰復見顧者惟子章與予燈影相望而讀書之聲相接也予時學未聞道心頗不能平子章嘗慷慨厲予曰子量隘矣是焉足以汙子哉子章好使氣人稍加眤白眼視之至其去乃已予因用子章厲予者厲之子章矍然謝曰是善教我子章自是與予居至驩也予既還金華子章亦去越二年予再

見子章於烏傷更相勞苦子章握手顧予曰子之貧尚爾邪予但力學天殆不能貧子也予觀子章貌加壯其屬予一如諸暨時未幾予復西還金華又二年予來書寓浦陽子章聞之喜以書來曰予昔在諸暨與子居僅四月而别在烏傷未十日而别今子來浦陽浦陽子父母邦也子家距子之所寓不百里庶幾與子少相羊乎予亦喜當與子章時相見也又三年子章未嘗一來予竊恠之因詢子章所嘗往來者具道子章病咯血氣

厭厭不振予謂是疾勢雖迫人得良醫可已未始為吾子章憂又四年子章竟死嗚呼吾子章竟止於斯耶予之交友固多矣知子章者寧幾人哉積二十年之久僅能再見之盖以子章春秋始壯予雖少長亦不過二三年其與子章游未晚也豈知子章遽先予而棄去乎予蚤知子章若是又敢憂百里之遠不與子章周旋乎子章已矣孰能相予之善孰能指予之疵哉予雖欲不哀子章不可得已因叙而著其辭子章諱璋姓陳氏子章

字也浦陽人辭曰

已乎子章天賦爾材而鍾爾精宜乎煇赫其聲光振拔其華英不秩登於百石亦名薦於九卿奈之何單襦短褐不知珪組之貴藜羹糗飯莫沾鳧餗之榮雖足勸乎斂屣神徜乎篝燈竟不少用而遂潛輝韜迹於泉扃則吾子章何如勿生已乎子章白楊萋萋宿草莽莽悲泉咽而不流寒雲鬱而欲聚以吾子章之才之淑而遽下制於一坏之土寧不使予撫遺文而增慨想音容而惻

楚也耶嗚呼唏矣

哭張教授父子辭 并序

瀟同縣張公繼祖力學而尚志操少讀魯仲連傳見其排難解紛歎曰士當如是而已大德中縣有桀黠吏挾重辟害民民悚怯莫敢觸其鋒公直之部使者時吏方抱案在庭公面訊其奸卒置于法延祐間郡上公才行署雙溪書院山長考第成遂調瀏陽州學教授公為復侵疆稽其步畝刻石學宮會守貳闕太府檄公攝州事

時歲荐祲道殣相枕藉方下令勸公公為設方畧使持券者左入受粟者右出竟事帖帖無譁居二年以大父喪棄官歸卒其子道生力學如其父屢應進士舉不利困頓殊甚適余觀以監察御史行部浙東觀同舍生也名見相勞苦薦為武夷書院山長未幾亦卒𥠖瀌年㓜時見公公即相器重與為賔主禮俾同道生師事城南聞人先生逮今粗知學而不陷於小人之域者皆公賜也瀌既往哭公曾未幾何又哭道生焉雖石人尤當墮

淚近抱疢衽席間中夜尤念公父子不能置起篝火濡毫申之以辭辭曰

番番良士僅以教施才不盡展人期有兒兒今死矣吁其悲

哭王架閣辭有序

王君樫字德潤濟寧金鄉人祖仁義烏丞父端溧水州稅務大使母劉氏君少警敏人物又甠傑嘗撚髯自咤曰王樫不尋功名功名當自来逼王樫爾豈有錐在布

橐而末不見者耶遂學治經試進士不中即棄去攻法家書為衢處二府吏尋補書吏浙東廉訪使者府遷浙西名上江南行御史臺辟察院書吏已而貢入中臺察院出調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兼承發架閣裨贊憲政人器其材因會酒言忤御史銜之以事中君下符逮就吏君坐樓上歎曰男子頭可斫膝不可屈死則死肯與獄吏對乎遂拔刃自剄左右急救君已仆地血滂然流君妻劉及子僧僧忍泣具棺斂載入金華即城北五

里葳馬蓋君自幼寓金華又以女妻縣人江演兵起山東道絶不能歸故君喪来𦵏而妻子皆来依江祊余入郡從閭人先生學君同日至與之語又知同庚戌生人相驩也晝摩切經藝晩則捉手同遊行或縱談大噱憤堕地弗顧或聨詩鐃脫口即促繼之遲則罸昏鼓動㰯始歸日以為常一旦去為吏余遂不以書記通有自浙水西至者出君手書相勞苦且曰吾薦子於方嶽大臣行授子校官矣子能為我一出乎余以書謝復固辭

居亡何聞君死矣余之辭君者非托此以為名高竊自念貧賤士何往不自得君固不忘故人余足一動人必病余以為狹且私是以弗能往視君俟君他日歸休御款段馬俟君青霞白水間未晚也嗚呼孰知君之遽去余而死矣乎使知君之遽死也縱百千其舌以為私以為狹朝夕送提余耳而譟之余尚何恤必能謁君虎林之上矣今復何言哉今復何言哉君既不可見乃絜酒裹雞走哭君之墓僧僧知余至哭迎于途傫然也余心

盖百折不自勝造為哀辭一通以洩余情雖然余情其得而盡洩乎君卒時年四十七至正甲申九月十二日云辭曰

犧尊青黄嘉木之災犢大菽牛不以為材使君非材行己眛眛過者弗睨孰得而害君既材矣人誰舍旃髙位疾顛理之必然氓之蚩蚩匪材曷治君仕則當不仕無義孰不顯融君閑而凶豈仕之尤秪繫其逢所逢者時固有通塞亦命使之君復何慼物忌大剛不缺則刓自

君取之命復何云君若居柔觸物惟忍非惟保名身何能殞從古有言柔則詭隨縱生千齡非君所宜君死雖亟君膝不屈君氣凜然千古莫奪人孰不死君死則寧尚可謂君鴻毛之輕君何用哀我哀有以天方壽君君則自死我苟無罪誰敢死余一朝之忿惜不爾思妻子煢煢東西顛沛君在九泉亦將自悔我則深悲豈直悲君悲法之隳法既隳矣君宜長逝彼豸斯冠天亦不畏

悲海東辭 有序

王山鄭先生原善字復初延祐名進士起家徳興丞轉處州録事有異政為衆所忌遭誣搆去官尋以疾卒臨川危君太樸病執法者不得其平為著悲海東辭瀟亦繼作時元統癸酉冬十月丁亥也

我悲東海我涕䟦矣善人云瘁邦其棘矣倬彼昊天冒此下民彰善癉惡胡莫之懲冥冥其晝不見出日飄飄雨風墮我家室家室墮止邦國危止豈遽危之逺將自

通大君維河冢宰維舟卿士維楫烝庶維徒上下相力

厥載孔速苟不是念不膠則覆維彼哲人化為螟螣維彼愚人猶如鬼蜮鬼蜮戢戢巧為我賊螟螣僥僥餌我黍苗我民我牧唯恐傷只彼豺伊兕敢為民痏既啜其盲復盬其髓我寘我法孰云能已淑爾君子繡衣孔揚有瑲葱珩有節斯煌不我能勗覆謂我爽罟我縶我絶不畏明訾彼鸞凰見藻是食有振者麟邪蒿為室式紛式錯動罔不忒嗚呼昊天曷其有極甡甡其鹿乃索之江中林喬喬乃求其魴顛倒眩瞀以逞無良嗚呼昊天

曷其有常無然惛亂無然滔淫無然回遹以虹我心爾之悖矣民胥害矣爾之廸矣民相懌矣勿曰丘陵宗不可夷勿曰淵氷堅不可摧忽為平陸忽若流澌誰與爾謀曾不爾思謂爾醉止黙然無知爾不用酒何德之違謂爾蠱止上下卒迷日用飲食不愆厥祊其止遽遽其行踽踽其慘呿呿其戚磈磈我淚既竭繼之以血百海其深莫喻我心我生不辰伊誰之云無越我墻我垣我藩無菜我田我田我麋天命有定我將我怨爾無人怨

我爾用歆乃塤乃箎乃瑟乃琴乃磬乃笙以樂其音以樂其音實獲我心巍巍墮山山則有橮彼漼者淵淵則有魚匪今獨然振古如茲我苟不樂不樂奚為

廣漢難辭有序

難古禮也周人三時皆行之春冬之季難難陰氣也仲秋之月難難陽氣也盖二氣或佚厲將乘之為災故難以止焉其制命方相氏帥百隷索室區疫以逐之又磔牲以禳四方之神漢襲周制而其儀加詳選中黄門子

第百二十人為侲子赤幘皂制執大鼗方相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骨中黄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黄門令奏曰侲子請備逐疫於是中黄門倡侲子和其辭凡八十言繼作方相與十二獸儛讙呼徧前後省者三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騎士以次傳火棄雒水中自漢至今朝廷之難雖廢而民間猶有存

者先臘一日巷蒴社隷飾鬼神貌御五色龍虎文衣巡
門擊鼓而難之予惡其言鄙褻因疏古者用難之意復
廣漢辭使習焉其辭曰
陽陰乘化左右而行日歷昴畢得積屍大陵其氣勃芒
更涉虛危墳墓西司鬼宮攸房厲附强陰而降于釁殃
咨爾十二神宣其威良衆突鉤亢肺胃食虎甲作食殃
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祖明强梁
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刳其腎腸窮奇騰

根同享於蠱毋使害傷洛爾十二神鍛爾戎兵出鄹四
方吮厲之盂以代酒漿解厲之肌以充糗糧絲厲之腱
織以為衣裳斥除慝陰暢回明陽乾坤載清物掭民卬
惟爾神之功神或不豐上帝是明急急如律令

補雩壇祝舞歌辭

周官有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漢法夏不雨祀竈毋舉土功更火浚井暴釜于壇杵臼
于術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

蚩尤祭之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摶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辭以丙丁日為赤火龍一長七丈又為小龍六長三丈於南方皆南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猳猪燔之四通神宇令民闔里南門開里北門幸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然周制久廢典午以降漢法亦不行

而祝辭尤闕歳丙申夏旱羣巫雩于山川之神予既書其事復系之以辭曰

於泰鴻冐下民動以化時屈伸煁朱鳥萬物甄亢則害陽畢屯土膏耗翕欲瘠田峻奔勢維磧壇四通僾明神神中臨勃如烟𢀶嘉錫爍若羅繭握薦豕炳膋蕭灌鬱金匊芳蕤氣上延合溟滲洞五精貫八幖託無外莽脩脩門沆碭儛以焱俯下土無不剑

鬱行風羽輪翔玄黄變惨復爽衆嫭集亢景章薆然存

索之亡爍陰明廻叢陽符翹襟逝弗忘崇明禋成禱功憑紺筵嚴以卬應上公與天通植赤縉駗紅龍左列缺右豐隆流火降鉅若鴻鬼婦劉散為風灑靈注徧四封凾斯活穎茸茸衆維魚兆已從融祉暉毓霄坻甫田阜物豫成風平平綍以行人勇與鬼肹蠁耿曜振霈充盈神心暢樂茫良四寓綏萬國洋洽大康慶昭膺

楊刺史廟迎享送神歌辭 有序

浦陽雞冠山上有古神祠相傳祠漢交州刺史楊侯侯

縣人也名扶字聖儀累官皆有惠政侯歿已千載民以雨暘禱輒應是侯之神在天猶不棄於吾民也吾民其可忘於侯乎瀟雖不敏爲撰迎享送神之辭俾邦人歲時歌以祀侯其辭曰

紛溶溶兮䑐天門白蜺出雜雲敦翩我靈整修駕車登登般裔裔翩我靈降潜場回飈輿與之翔翩我靈變陽陰奔以放光淫淫翩我靈繽如膺神鬼衛烏翼張

右紛溶溶一

神筵啓混朱黄愉以康怳芒芒奄靈車奠芬酎爵行千
流若雨奄靈車蕙為肴饗且飫以舞歌奄靈車靈已醉
廣宣延無不偹奄靈車樂無極神山高高可測

右神筵啟二

氛翼翼欲上升指青玄化為文靈之旋疾如風從西虎
導東龍神之旋髯長逝凌紫青瑶光下靈之旋兆逢惕
景已滅猶放悲靈之旋錫我祐沛若雲雨下土

右氛翼翼三

題辭又二章

菊坡新巻題辭

當塗陶君用高蓋出於晉徵士元亮之裔凡官轍所臨必栽前人種菊花滿坡當萬木搖落時花始秀接低昂枝上若赤金所鑄錢頗可玩用高公退之餘酌酒與花對恍然如在柴桑籬落間殆忘其章綬之榮案牘之煩也或者疑之曰仕者樂乎朝市故馳而弗息隱者慕於山林故往而不返有若水之與火未易合也昔者元亮

遭將孔艱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因有托於菊而逃焉耳今用高則不然生逢有道之朝亦既由憲史檢校中書而主畫於秋官矣衆咸以致君澤民期之用高則留情於菊若將與世相違者無乃不可乎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觀人之道不于其迹而于其心迹固朝市也而心則不忘乎山林謂之吏而隱可也迹或滯乎山林之中而其心則黯華趨榮無一息之不思市朝苟謂之為隱孰能信之况君子之出處可仕則仕可

隱則隱初何容智力於其間哉設使元亮當今之時將不能不仕而用高生於元亮之世似亦不得不隱也世之人學元亮者多矣皆在乎去位之後用高則見於在官之時此盖魯男子之善學柳下惠者也用高誠賢乎哉予固不敢以用高方之元亮也以其志之或同而他人未必能知也聊相與一言之并作采菊之辭以遺用高曰我采我菊霞其和矣今我不樂鬢其皤矣鬢其皤矣吾行歌矣我菊我采露其晞止今我不樂白日馳止

白日馳止吾顔衰止歌罷用高攬衣而起曰贈予言者盈三帙矣子頗能知予之志曷為書于新卷之端俾詩家者流繼之他日約子於三徑間俯仰西風歌此辭而餐落英顑不美歟予不敢固辭用高通儒術為人仁厚士林中多稱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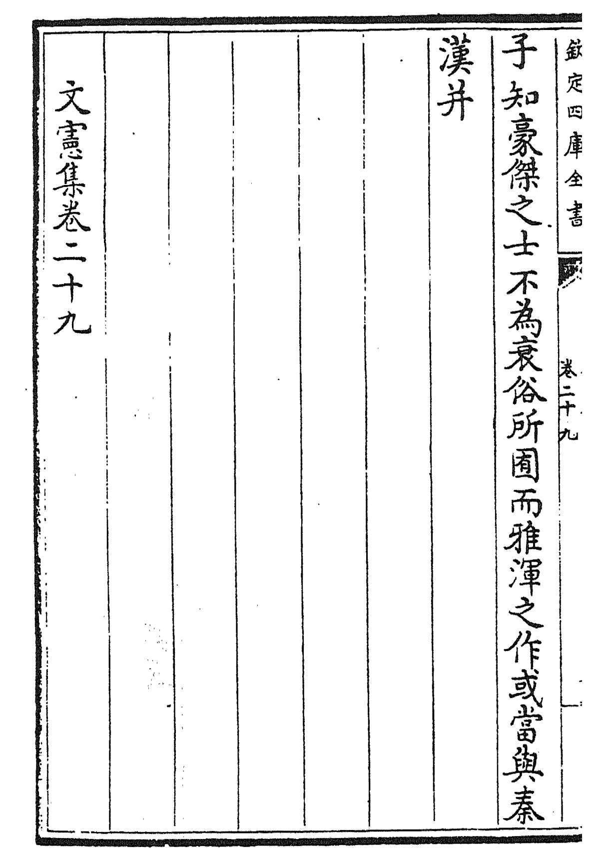
羅鄂州小集題辭

有偉羅公家于歙邦幼名曰愿冠子為端良其父吏部內外踐敭春秋之學與胡氏抗衡生子凡六皆能辭章

公居其五尤赫赫有芒既收世科歷仕縣州出刺武昌皂盖朱旛績用僉以張夫自五季以來文氣日靡宋室龍興篤生哲師汶陽浚其源二尹導之元城倡於前范張和之逮于廬陵日粹以夷臨川南豐眉山父子同歘而聯輝清寧協順功用發揮精氣充斥暢達銋綏變化合神而光景弗虧奈何王軓既南涉于偏頗衰俗羣趍以事決科浮聲切響騈言儷辭襲謬而踵訛公挺其間弗狗弗阿濯其孽痾障其頹波謂六經之作如日行天

不可以軋摩唯秦暨漢是則是效接其遐軌而視法在軥然而畜之不弘則動之弗振涵志今古潛神典墳玩陰陽之交察海嶽之文覈治亂之變通典禮之津以至稗官虞初旁行敷落鳥獸蟲魚之倫凡可以資博識者咸區别而彙分力思精索從莫達晨玄功以凝將通乎鬼神故其形諸篇翰鑰啓蘥抽高雅精鍊莫之與逑喬嶽峣然上凌太清而陋夫土丘戴冕執圭屹若山立而異於弁裘宗溪漢之金美則爲鏐干將之鐵百鍛始遒視

彼餖飣腐鉛覓乎不伴考亭朱子取法魯騶發人瑕類
一髮必讎獨推公文而弗舍者以協理之微幽嗚呼公
既逝矣遺文四行唯於東南粲如列星遭時不平遂壞
於兵其諸孫宣明賢而有徵懼懸黎之鏟彩結緑之沈
英復鍥於梓以震其聲以閑其實以鈎於衆聽瀌也不
敏幼誦公文蒼白無成搏朽壤以代碣不壓亦傾揉敗
縢以為弧莫使之綳其瞻公之製作猶應龍之降升區
區賛述何繫重輕姑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使後生小



子知豪傑之士不為衰俗所囿而雅渾之作或當與秦漢并

文憲集卷二十九